



流亡在日常——伊朗裔美國詩人 Solmaz Sharif

書的封面，是第一張出現在世界上的照片。意義不在於看了什麼，而是開始有了將看見的事物留存下來的能力。這一張照片的模糊性，不是失誤，而是當時照相器械和顯影的侷限。

侷限，是我們在當下唯一能仰賴的條件，那也是自由的來源。

這張照片的模糊性，是不是就像我們對所有事物投射的第一眼，我們保存事物的侷限？模糊不清是不是我們與事物原貌的恆常距離？我們的看，無論多麼自信，是不是一種再現完整的不可能？

照片上方，有一雙眼睛，那是書名 LOOK 中間的兩個窟窿。如果，這張照片是人類第一次使用不是自己的眼睛去看，那麼，Solmaz Sharif 也要我們透過她的眼睛去看，去看那看不清楚的，去看它漸漸清楚。

她要我們去看什麼？

出自 2016 年第一本詩集《看》的同名詩作，Solmaz 拋出的第一個句子：「重要

的是你怎麼命名一件事。」她的意思是，不存在一個純然客觀的現象和事件，我們對它的命名與認知，決定了它是什麼，決定了它的命運。它是什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們的看決定了它和我們的關連，或是，毫無關連。

Solmaz 在〈看〉一詩描繪的，是一個被國家命名為「罪犯」的人，在飛彈穿越雲層、落在他的屋頂、炸開他之前，他在死前 16 秒的內在歷程。國家的層層監控和迫害，直視了他的親密時刻和他的微不足道。他將被當作一個無物，被輕賤地取消存在。

接受《巴黎評論》專訪時，Solmaz 說：「作為一個女人，要知道我們的身體和我們的思想在任何時候都受制於權力，甚至在自己的房子裡，在自己的做愛中，在出生之前就已經建立起來的故事。……你被告知你反應過度，正在發生的事情實際上並沒有發生——這就是美國回應戰爭的方式。我想談談戰爭的影響有多深遠，這些影響有多親密。」

〈看〉挪用改寫了美國國防部軍事術語詞典：酷刑、摧毀、武器、熱影、看……，將它們部署在充滿細節的親密場景中。Solmaz 審視這些詞語如何進入日常，日常又怎麼反映出暴行和戰爭，她探索事實、歷史和真相是如何被陳述出來的？權力的語言怎樣預謀了對身體的暴力？美國干預中東的合法性在哪裡？詩的結尾收起了嘲諷和批判——

讓它去吧，我們命名的事物。

讓它成為精緻的臉至少 16 秒。

讓我看看你。

讓我看看你，用一種需要多年才能到達這裡的光。

Solmaz 要我們去看一個看不出罪刑的人在臨死之際，即使無法扭轉事態，但他超越了生死的憤恨和恐懼，放掉他擁有與命名的世界，用存在最後的力量去直視暴行，用最無傷的目光去回應「美國」。看，就是一個手無寸鐵的人能有的反擊行動。

如果，「用你看我的方式去看你」是一種清醒的反抗，那麼，「用一種需要多年才能到達這裡的光」則是一種反身性的祝福：我知道你現在看不到我，因為你必須看不見我，才能殺掉我。多年後，你的目光將打亮你的過去，不是為了看見我，而是看見你自己。讓我的存在退去，讓我成全你的目盲。看的意義，不是為了拯

救現在的我，而是為了等待未來的你。你需要的不是我的諒解，而是醒過來，把你自己看清楚。

Solmaz 要我們看一種面對暴行的尊嚴，死線上的生命選擇。《看》這一整本詩集在描寫她和家人在生活中的流亡和支離破碎。她說：「我總是跟隨我的恐懼，所以我讓自己走向讓我害怕的東西。」她要我們意識到我們看到「那裡」正在發生的一切已經發生在「這裡」。〈到達關達那摩〉系列詩作，呈現囚犯在海外監獄收到親人寄來的多封信件，內容被大量挖空：

親愛的薩利姆，
 說我需要
 我的舌頭。越來越尖銳了。
 我告訴他 他自己的
 生意， 他自己的
 妻子。他沒有 。
 如果他不是我的
 我永遠不會
 再次。有時，我寫給你
 我不會寄出的信。我不是說
 引起警報。我只想要那些
 你打開
 像罌粟山。

 你的，

挖空語言，留下難以辨認的殘缺訊息，以及不合邏輯的沉默。重要的訊息被刪掉了，無關緊要被留下來，這是在擦除一封信的存在意義、擦除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關係、擦除囚犯的歷史和他的自主性，暴露統治者的威權。監視和擦除是一種精神的強暴，也是一種統治的戰術，〈到達關達那摩〉是不是一種最能凸顯美國國家角色的藝術形式？這不只是「那裡」發生的事，我們在「這裡」接收到的一切也可能是經過刪改、隱匿、擦除的資訊碎片。

80 年代，Solmaz 隨著美國求學的父母離開伊朗的家鄉，她在〈詩人的角色〉提到：「我們在美國所住的伊朗社區內，存在許多反黑人、反阿拉伯人、反印度人和反巴基斯坦人的種族主義意識形態。但是，我更感興趣的是，是什麼讓我們走到一起？無論我走到哪裡，我都置身於我所在的任何社群之外，即使我到達一個有很多伊朗人、很多『我』的地方，我也完全不在裡面。這讓我習慣站在外面去審視存在的集體。」

站到外面，不細究個體的差異性，Solmaz 看的是文化的普遍性和集體對話的可能性。2014 年，她第四次回到伊朗，她說：「沒有什麼感覺是『我的』。就連把我和我的失去維繫在一起的語言也分崩離析了。」分崩離析，並沒有阻止她去追看逝去的情感和世界。她在系列詩作〈個人影響〉試圖透過照片、信件、家庭記憶、新聞報導，運用各種碎片去拼湊她不曾見過的、在戰爭中死去的叔叔。

是他赤裸的腳趾
讓我哭了
因為那時我才意識到他有腳趾
因為在白色的
沙漠中沾滿灰塵它們看起來
像屍體的腳趾
而他的手在剝皮
在離地面幾英寸的地方

在無可追究的缺席中，Solmaz 還原的不是什麼未曾揭開的真相，而是那裡曾經有過的生命跡象。她說：「他人的生活不是概念上的玩物——他們就是生活，如果我不愛他們，那麼我就不應該寫他們。」她描寫照片中的叔叔，踩在廣大的地球上，卻無法離開作戰的那一小塊土地，腳趾沾滿灰塵，活著也像屍體。不由自主而百無聊賴，有生的動作，沒有生的意志。

在描寫叔叔的系列詩作〈個人影響〉中，美國國防部軍事術語仍舊以大寫的形式貫穿詩行，即使 Solmaz 無法抗拒死亡和喪失，但她可以抗拒戰爭製造者的語言，透過人性化的細節描寫，反轉焦點，抵禦暴力空虛的政治語言。

Solmaz 在 2022 年出版的第二本詩集《海關》，書名 CUSTOMS 除了相應於她描寫「海關」的重重流程和關卡所顯現的重重監控和粗暴對待，CUSTOMS 也是複數的「習俗」，彷彿生命通過海關被視為潛在威脅的處境，也是一種習俗。我們已接受監視是一種習俗、宰制是一種習俗、暴力是一種習俗。在〈如果沒有這些〉一詩中，Solmaz 寫道：

我一直不想有太多
觸碰，能轉身睡覺
睡覺能把勺子拿起來
然後喝下我沒注意到的湯。

就像那樣，我的生活。

]]

沒有比回返更殘忍的詞了。
沒有更大的謊言。

大門可能打開但會回返。
裡面建了更多的門。

]]

有些日子，
只是想起

洗一些盤子——
錯置在一個鏽跡斑斑的水槽裡——

觸碰那些我一生的事物

]]

觸碰——

如果沒有處在半夢半醒的昏睡狀態，「我」難以抵擋清醒和真實。需要保持渾渾噩噩，我才能活得下去。我避免想起的，就是「回返 return」。回返故土、回返家園，得要穿越具體的門，也要穿越無形的記憶和情感包袱。無家可歸的人，聽到「回返」這個詞會痛。不是不想回去，而是門不一定會開，即使進了一道門，門後還有無盡的門、無盡的限制和遮蔽。「回返」於是成了一個謊。如果無法再次回返，那就不能觸碰「回返」的念頭。不是不願意回返，而是回返不得的事實太沉重，承擔不了。

流亡在日常，在日常昏沉——錯置在鏽跡斑斑的水槽裡的一些盤子——承接「我」破損日常的地方也是破損的。我不能清洗盤子，就跟我無能觸碰和清洗自己的存在一樣。任何一個微小的日常行動，都能輕易讓我開始去碰觸那些我迴避的事物和記憶。光是洗盤子，就召喚出我的一生。即使不知道將喚回什麼，但已經開始了觸碰，脫離了無能為力的被動處境。這一首詩的最後，停止在破折號，延續了沒有盡頭的觸碰、不會停止的觸碰。

在我策劃的「從空白浮現的聲音——讀詩和寫作課」第二堂，我們討論了 Solmaz 這一首詩〈如果沒有這些〉。有個學員提到：「在詩中重複出現的中括號，像是『門』的造型，不斷阻隔『我』的觸碰和回想。」確實，單看段落之間的中括號，像是兩道門；若依詩行排列順序由上往下閱讀各個段落之間的符號，則像一道一道阻隔的門。日常與回想的往復之間，生存需要跨越重重框限。最後，「觸碰」也面臨中斷，暗示觸碰的艱難和遙遠。

這中括號的形式，深刻相應了這一首詩的主題：如果沒有進入昏昏沉沉的睡覺狀態，「我」就沒辦法生活。如果我不曾認真醒來和回返，我就不知道門後還有門後的門，也不知道回返是殘忍的謊言。如果沒有盤子，我就無法觸碰我很久沒觸碰的一生。戰爭阻隔了我的生命，我阻隔了我的日常，而我最想阻隔的流亡不會結束，它還在持續觸碰我。

Solmaz 說：「我認為詩歌是診斷性的，而不是治療性的。」然而，看清和診斷現實的書寫行動本身，就是治療性的。她為流離失所找尋時態，建立非線性的混亂敘事，重建流亡者的內心景觀。她擅用一種弔詭的敘事框架：寫下「這裡，我，現在」的疏遠和絕望，去影射美國謀殺行為的無處不是。「我」繼承的世界，是一種無家可歸的永久流放。

Solmaz 渴望的不是思考世界，而是改變世界。她說：「如果重點不是結束邪惡，那麼我對想像它不感興趣。作為一名作家，文學的意義不僅僅是理解世界，而是終結世界，提醒人們什麼可能在另一邊等著我們。我的意圖始終通向那個結局，我的目標是破壞和煽動，即使我的音調抒情。」她要我們看看這個保護我們同時制約我們的生活，不留餘地，用一種需要多年才能到達這裡的光。